



教育领导与管理 | 研究文章

小学体育: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

蒂莫西·林奇和格雷戈里·J·苏库普 Sr.

Cogent Education (2017), 4: 1348925



收到日期:2017年1月7日
 接收日期:2017年6月25日
 首次发布日期:2017年7月5日

*通讯作者:Timothy Lynch, Hornbill School, 英国国防部, 英国驻文莱部队, BFPO 11, Seria, 文莱 电子邮件:
tim.lynch@modschoools.org dtjlynch@gmail.com

审稿编辑:
 林明迪, 研究生院
 教育, 国家春城
 台湾大学

文章末尾提供了更多信息。

教育领导与管理 | 研究文章

小学体育: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

Timothy Lynch¹ *和 Gregory J. Soukup Sr.²

摘要:小学优质体育教育 (QPE) 能够优化儿童的身心健康。然而, 国际研究表明, 课堂教师的培养受到系统性障碍的阻碍, 导致课堂教师信心不足、能力欠佳, 进而缺乏兴趣。本实证研究调查了小学校长对小学优质体育教育实施情况的看法。研究对象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NSW) 某地区政府小学社区的73名校长, 这些校长随机抽取, 代表了该地区体育教育责任由课堂教师承担的各类学校。数据收集采用事后调查法, 并融入了解释主义范式。问卷包含开放式问题, 让校长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也包含封闭式问题, 让他们选择最能描述学校情况的类别。研究结果表明, 小学优质体育教育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教师的资质和培养。建议为小学提供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体育专业培训机会。

关于作者

蒂莫西·林奇是文莱犀鸟学校 (英国国防部) 的副校长, 也是高等教育学院 (英国专业标准框架) 的高级研究员。

他是一位活跃的教师 (学校领导) 和研究员。此前, 他于2015年至2017年在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教育学院工作, 并于2011年至2015年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院担任高级讲师。蒂姆目前是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和舞蹈理事会 (ICHPER-SD) 的大洋洲地区副主席。



蒂莫西·林奇

格雷戈里·J·苏库普 (Gregory J. Soukup, Sr.) 是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圣体大学运动机能学系的教授。他是多个体育教育和运动相关组织的活跃成员, 包括美国体育与健康教育协会 (SHAPE America)、美国体育教育协会 (NASPE) 和美国体育与运动心理学协会 (NASPSPA), 并且是北美国际体育与运动教育协会 (ICHPER-SD) 的终身会员和秘书长。ICHPER成立于……

该组织于1958年成立为非政府组织 (NGO), 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奥委会 (IOC) 的正式认可。

公众利益声明

本研究调查了学校领导对如何更好地实施优质体育教育 (QPE) 的看法。研究随机选取了73位校长作为参与者, 以代表该地区政府小学社区的典型群体, 该地区的体育教学责任由课堂教师承担。数据显示, 学校领导希望对教师 and 优质教育进行长期投资。这包括倡导以终身福祉为目标的优质体育教育, 并注重在学校开展包容性的体育活动。这需要高等教育中专门用于体育教育的资金。

教师培训和持续专业发展本应得到重视, 但大量资金却被用于其他体育教育; 优质体育教育 (QPE) 被“体能素养”所取代, 校内体育课被校外体育活动所取代, 合格的体育教师被运动教练所取代。因此, 学校在优质体育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教师的专业技能以及教师职业的价值都被贬低, 一些儿童也因此失去了接受优质体育教育的机会。

逐步提供,使每所小学最终都能建立起可持续的体育教育专业知识和倡导体系。这项建议最终将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育体验;为身体层面的学习提供全局指导,从而优化全人教育。

主题:教育;体育活动与健康;小学体育;运动
教育;高等教育;教育史;小学/初等教育;学校
领导力、管理与行政;教师与教师教育;社区健康

关键词:体育;健康教育;体育活动;职前教师培训;小学教育;教师教育;身心健康;体能素养;校长;主任

1. 引言

体育 (PE)被描述为“唯一——门将身体和体能与基于价值观的学习和交流相结合的课程,它为培养21世纪成功所需的技能提供了学习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2015,第6页)。体育与身体活动 (PA)有着本质区别,新南威尔士州 (NSW)政府将身体活动定义为“任何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运动” (2014,第1页)。根据澳大利亚课程标准,“身体活动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术语,包括运动;锻炼和健身活动,例如舞蹈、瑜伽和太极;日常活动,例如步行上班、家务和园艺;以及多种形式的积极休闲活动”(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ACARA], 2016)。许多术语都与体育相关,但根据身体活动的定义,它们与体育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私募股权时,有必要澄清相关定义。

在英国,体育教育协会 (AfPE)将体育定义为:

学校课程安排时间内开展的、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学习,面向所有学生。这包括“学习运动”(即提高身体机能)和“运动学习”(例如通过运动学习,掌握一系列超越体育活动的技能和理解,例如与他人合作)。学习的背景是体育活动,孩子们体验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体育运动和舞蹈。(AfPE, 2015)

然而,国际健康、体育、娱乐、运动与舞蹈理事会 (ICHPER-SD)指出,体育教育并非仅限于学校课表规定的时间 (ICHPER-SD, 2016; Lynch & Soukup, 2016)。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澳大利亚课程标准的观点相似,它们都认可体育教育在“终身参与体育活动和提升运动表现”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ACARA, 2016,第1页)。具体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优质体育教育 (QPE)定义为:

体育教育是一种有计划、循序渐进、包容性的学习体验,是幼儿、小学和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和运动的基础。通过体育课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学习体验应符合他们的发展阶段,以帮助他们获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心理运动技能、认知理解能力以及社交和情感技能。(2015, p. 9)

与质量体育教育 (QPE) 相关的另一个术语是体能素养 (PL)。然而,体能素养被认为是一种标签和跟风之词 (Lynch & Soukup, 2016)。体能素养有多种定义,导致体育教育界人士感到困惑 (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 (AHKA), 2016; Corbin, 2016; McKenzie & Lounsbery, 2016)。Richards指出,体能素养的共同主题包括终身学习过程、基本运动技能,以及“包含促进自信运动的知识、态度和动机”(Richards, 2016,第1页)。

232.206]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优质体育教育 (QPE) 和体能素养是非常相似的概念 (Lynch & Soukup, 2016), 并且两者都与终身健康息息相关, 但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存在根本差异。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所示, 优质体育教育的重点是“学校体育”。

然而, PL 并不像“学校体育课”那样侧重于体育活动, 而是更强调一般的体育活动参与, 而这些活动通常发生在学校课程之外 (AHKA, 2016)。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非教育专家更倾向于使用“体能素养”而不是“质量体育教育”这个术语 (Lynch & Soukup, 2016)。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定义, 在体能素养 (PL) 中, 体育活动 (PA) 是首要考虑因素; “体能素养可以理解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学校体育和体育教育并从中学习的目标” (2016, 第1页)。怀特黑德对体能素养的定义也支持体能素养与体育活动 (而非体育教育) 之间的联系和优先关系; “体能素养可以被描述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保持体育活动的动力、信心、身体能力、知识和理解” (2010, 第11页)。

由于本研究以小学为重点, 因此, QPE (质量、体育教育) 概括了对体育课程的调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项国家优质体育教育战略, 该战略包含五大支柱:

- (1)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
- (2) 设施、设备和资源
- (3) 课程灵活性
- (4) 社区伙伴关系
- (5) 监测和质量保证 (2015 年, 第 23 页)。

全球范围内以高质量体育教育 (QPE) 为重点的研究发现, 小学体育课教师的培训不足 (Hardman, 2008a)。第二次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的参与者涵盖了世界各地, 包括非洲、亚洲、中南美洲、欧洲、中东、北美洲和大洋洲。该调查是为了响应联合国2005年国际体育年而开展的, 其后续建议包括定期监测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情况。本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包括:

课程时间分配不足、学科地位被认为较低、合格教师 (尤其是小学教师) 数量不足或培训不足、设施、设备和教学材料供应不足 (通常与资金不足、班级规模过大和经费削减有关), 以及在一些国家, 学生对学校以外的更广泛社区项目和设施的衔接途径了解不足或认识不够。(Hardman, 2008a, 第5页)

一项针对澳大利亚政府小学校长 (或称校长) 关于体育课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 (Lynch, 2013, 2015a) 表明, “全国范围内对小学体育教育大学课程的需求日益增长”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 2016, 第9页)。此外, 研究还发现, “堪培拉大学和拉筹伯大学已预示未来可能会开设此类课程”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 2016, 第9页)。上述院校提供的包含体育专业方向的小学通识课程,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战略、堪培拉大学课程评估报告 (Lynch, 2015d) 以及澳大利亚教师教育部长级咨询小组 (TEMAG) 发布的《立即行动, 培养课堂教师》报告 (2014) 中的建议相一致。

TEMAG 报告特别建议: “高等教育机构应为所有小学职前教师提供至少一门学科的专业化培训” (2014 年, 第十五页)。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指定的此类课程, 在南昆士兰大学也有类似的课程作为补充。

尽管高等教育课程的经费减少, 但此类课程的开发仍然得以实现。

教育,特别是小学体育 (Lynch, 201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education-budget-report-card-f-for-fail-41746>)。此外,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爱尔兰和苏格兰也开设了相关课程,教师可以在这些课程中学习成为小学 (初级)的普通课堂教师,还可以选择小学体育 (和健康)专业。

可以说,体育课是小学阶段的一门重要学科,它与其他课程领域有着紧密的联系。体育活动往往能激发孩子们通过“游戏”学习的兴趣,而“游戏”正是小学低年级阶段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

游戏是一种受到玩家积极评价、出于自身动机、自由选择且引人入胜的活动。积极参与游戏的儿童可以独立、与伙伴或小组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游戏可以在室内或室外进行。它与幼儿的认知、社交情感和运动发展密切相关,是适龄早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ACARA, 2016)

因此,游戏融入了体育课的物理维度,并与体育课中基于价值观的学习和交流密切相关。“游戏是一项极其有益的活动,孩子们在游戏中通过互动学习,同时也在吸收和运用自身文化群体的规则和价值观”(Arthur、Beecher、Death、Dockett 和 Farmer, 2015,第 99-100 页)。Arthur 等人 (2015)将儿童游戏类型分为:体能游戏、物体游戏、象征性游戏、假装游戏、社会戏剧游戏和规则游戏。所有这些游戏类型都发生在体育课中,从而促进“想象力和智力、语言能力、社交技能以及感知运动能力的发展”。

(Frost, 1992,第 48 页)体育课程中以有规则的游戏为主。

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课程将“积极游戏和小型游戏”列为从幼儿园到十年级的重点教学领域。此外,在澳大利亚课程的“运动我们的身体”子领域中,也指出“该内容奠定了游戏和基本运动技能的重要基础”(ACARA, 2016)。然而,在澳大利亚课程审查报告中,这一联系受到了质疑,该报告建议“HPE应在三年级正式引入。它可以为幼儿园至二年级提供丰富的资源材料”(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207页)。

Morgan 和 Bourke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开展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为职前和在职小学教师。研究结果支持了先前文献的观点,即普通教师 (非体育专业教师)提供高质量体育教育体验的能力存在疑问。研究结果特别指出,个人在校体育教育经历的质量直接预测了其教授体育的信心。研究建议,“为了防止不教授体育的理念持续存在,或避免许多教师选择回避体育教学,教师教育者必须考虑将传记分析和体育教学机会纳入职前课程”(Morgan & Bourke, 2008,第 2 页)。新南威尔士州审计长最近的一份报告 (教育和社区部 [DEC], 2012)指出,公立小学的体育活动 (包括体育课)需要改进,这表明自 Morgan 和 Bourke 的研究以来,情况可能没有任何改变。

有人认为,新南威尔士州的教育政策大力倡导体育教育,但相关要求似乎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落实。类似的“差距”在国际上也存在 (Hardman, 2008a),尤其是在欧洲,“问题的关键在于承诺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Hardman, 2008b,第5页)。Curry指出,在新南威尔士州,“州政府制定了相关标准,以确保所有儿童都有机会参加体育课,[然而]由于许多公立小学缺乏专业的体育教师,这些标准很少得到落实”(2012,第17页)。

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是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一项重要的必修学习领域。研究表明,儿童学习和完善运动技能的最佳时期是……

积极接触健康、体育和运动 (HPE) 体验的时间是在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 (ACARA, 2012; Branta, Haubenstricker 和 Seefeldt, 1984;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Espenschade 和 Eckert, 1980; Kirk, 2005; Lynch, 2015b, 2016)。然而, 作为一门关键的学习领域, 体育教育在历史上克服了许多阻碍其实施和课程发展的障碍, 1992 年参议院对体育和运动教育的调查就证明了这一点 (Brooker 和 Penney, 2009; Lynch, 2014, 2016; Stolz, 2009)。有人认为, 在新南威尔士州, 摩根和伯克以及 1992 年参议院调查中发现的许多障碍仍然存在 (Curry, 2012 年; DEC, 2012 年; Knijnik 和 Curry, 2014 年)。

本研究旨在确定 1992 年参议院体育教育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 (BCE) 的三所小学中得到体现 (Lynch, 2007a)。研究结果表明, 这三所案例研究学校 “似乎容易受到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中揭示的导致体育教育衰落的诸多因素的影响” (Lynch, 2007a, 第 22 页)。然而, 研究也承认, 该研究样本规模较小, 数据本身存在局限性。因此, “建议开展一项大规模研究项目, 以验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2007a, 第 22 页)。

Morgan 和 Bourke 的研究在新南威尔士州进行, 研究对象为职前和在职小学教师, 但收集的数据规模并不明确。Morgan 和 Bourke 的研究收集了来自新南威尔士州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某一专业的 386 名职前教师和来自 37 所不同学校的 53 名在职教师的数据。本研究的参与者为 73 名校长 (或称负责人), 他们被随机抽取, 以代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小学的大规模样本。这些学校规模各异, 涵盖了新南威尔士州的所有地区 (包括乡村和都市地区)。Morgan 和 Bourke 的研究自发表以来广为流传, 因为它是澳大利亚首个此类研究。因此, 本研究旨在补充 Morgan 和 Bourke 的研究, 提供代表新南威尔士州所有地区的数据。

这是一项后续研究, 旨在调查澳大利亚公立小学校长 (或称校长) 对体育课实施情况的看法。第一项研究使用了相同的问卷, 在维多利亚州进行, 调查的 138 所学校中有 72.5% 配备了体育专职教师。前一项研究 (在维多利亚州开展) 的一项重要建议是, 应继续在澳大利亚其他州/领地开展调查 (Lynch, 2015a)。新南威尔士州的数据收集目的并非比较 (与维多利亚州) 的教育系统, 而是为了解新南威尔士州在体育课实施方面的优势, 并为持续改进提供方向。

因此, 本研究特意选择在新南威尔士州收集数据, 因为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人口超过维多利亚州的唯一州。然而, 与维多利亚州不同的是, 新南威尔士州公立小学的体育课完全由普通班教师负责。这种情况与许多欧洲国家的情况一致 (Hardman, 2008b), 在这些国家, 小学体育课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低于中学, 尤其是在英国 (Griggs, 2012)。因此, 小学校长 (或称校长) 的看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一全球性问题 (Hardman, 2008a)。

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 (DoE) 表示, 学生的健康与其学习息息相关, 对学校至关重要。此外, 该部门在其网站上明确指出, 校长在有效支持学生健康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https://](https://www.schools.nsw.edu.au/studentsupport/studenthealth/)

www.schools.nsw.edu.au/studentsupport/studenthealth/)。因此, 小学校长 (或称校长) 被认为是代表学校社区的关键参与者。Rainer、Cropley、Jarvis 和 Griffiths (2012) 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 他们的英国研究得出结论: “校长在确保制定具体的体育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该政策应考虑到政府体育计划的更广泛目标, 并鼓励发展有效、高质量的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第430页)。同样,其他研究也发现,学校层面的领导在体育教育项目的成功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Lynch, 2005,2015b ; Morgan & Hansen, 2007)。然而,文献表明,许多国家的校长对体育教育的支持力度较低(Barroso,McCullum-Gomez,Hoelscher,Kelder & Murray, 2005; Hardman & Marshall, 2005,2009)。这表明,本研究的数据可能因校长意见而有所低估。但是,此前在维多利亚州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澳大利亚,校长对体育教育的支持力度很强(Lynch, 2015a)。维多利亚州的研究发现,尽管资源和时间分配已显著改善,但所有教师的资质和体育教育实施准备仍然是当今的一大障碍。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澳大利亚某州依靠全科课堂教师来实施体育教育,这构成了一个空白,具有国际意义,也是本研究的目的。

2. 文献综述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ACARA)关于健康、体育和教育 (HPE)的草案文件强调了为儿童提供高质量体验的重要性,并指出这些体验应从入学之初就纳入其中。HPE的优先事项是:

为学生提供持续的、符合其发展阶段的机会,使其能够练习和运用必要的知识、理解 and 技能,以维护和提升自身及他人的身心健康。(ACARA, 2012,第4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适龄发展”的实施情况
在小学体育教育领域,所回顾的文献主要围绕以下三个要素展开:

- 国际关注的历史
- 澳大利亚小学
- 新南威尔士州背景对全球受众的重要性

2.1 国际关注史

关于普通课堂教师缺乏自信和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体育教学缺乏兴趣和准备,已有大量著述。考虑到欧洲大陆多元的文化,欧洲的体育教育现状也参差不齐。一些国家被认为发展稳定,而另一些国家则被认为仍处于发展初期。哈德曼的研究发现,在欧洲内部:

在教育供给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在课程时间分配、学科地位、资金、材料 (设施和设备供应不足)和人力资源方面,以及体育课程的质量和实施效果,还有校外教育网络的有效性。(2008b,第5页)

哈德曼特别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学校体育教育正在衰落或边缘化”(2008b,第5页)。此外,20世纪90年代欧洲体育教育协会 (EUPEA)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欧洲国家存在以下情况:

- (1)体育课时不足,尤其是小学年龄段的体育课时不足。
- (2)大多数国家的体育教育质量没有得到控制,或者控制不足,小学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大多数国家的体育教师教育计划都存在问题,大多数国家报告称小学教师的体育培训不足。
- (3)低估小学阶段对运动发展和运动学习的重要性
(Hardman, 2008b,第 5 页)。

在英国,有人指出“小学体育教育的开展效果不佳”(Griggs, 2012)。这是系统性教育体系弊端的结果。

232.206]

英格兰面临的障碍包括:早期基础阶段 (EYFS)《每个孩子都重要 儿童变革》(儿童、学校和家庭部, 2008)与英格兰14至19岁中学课程之间缺乏结构上的相似性和衔接性 (Griggs, 2012,第4页)。早期基础阶段为0至5岁儿童的学习、发展和保育设定了法定标准。体育教育在早期基础阶段中以 “身体发展”的形式体现,是学习和发展要求的六个领域之一。

其他五个学习领域包括:个人、社交和情感发展;沟通、语言和读写能力;解决问题、推理和计算能力;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创造性发展 (儿童、学校和家庭部, 2008 年)。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另一个需要指出的系统性教育障碍是小学教师体育教学准备不足 (ACT政府, 2016; Caldecott、Warburton和Waring, 2006; TEMAG, 2014)。具体到英格兰,“造成这种担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教师培训 (教师教育)期间体育课时不足”。

(Clay,1999;Warburton,2001;引自 Griggs, 2012)。随后,这会对学生在这一关键学习阶段的体验产生负面影响 (Ofsted,2000,2004,2009;体育教育协会,1998,2000;中央体育休闲委员会,2004;引自 Keay & Spence, 2012)。

Griggs (2012)指出,在为期一年的研究生教育证书 (PGCE) 课程中,通常只有九个小时的体育课时,而参与以学校为中心的教师职前培训 (SCITT) 的人员则只有五个小时。英国一所教师职前教育 (ITE) 机构开展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该研究的一位教育讲师描述了小学体育课面临的障碍:

我认为主要障碍在于绝大多数小学教师不了解体育课是什么。一般来说,大多数小学教师在职前培训期间接受的体育课时数在10到20小时之间。他们可能错过了其中一些课程,也可能默默忍受,所以他们根本不了解体育课是什么。(Lynch, 2015c,第17页)

在英国,对体育和儿童教育有浓厚兴趣的未来教师教育 (ITE)学生常常面临一个系统性的选择:要么追随他们对体育的热情,成为一名中学体育教育专家;要么追随他们对与5-11岁儿童一起工作的热情,成为一名小学全科教师。专门培养小学体育教师的课程非常少见,目前已知的成熟课程只有大约三个 (Lynch, 2015c),而且过去五年中没有新增课程。这种情况令人惊讶,因为“英格兰、加拿大和威尔士被认为是拥有最完善的体能素养计划的国家”(Corbin, 2016,第15页),而怀特海德被许多人视为“体能素养运动的推动者,甚至是先驱”(Lynch & Soukup, 2016,第12页)。因此,与其他类似国家不同,英国似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质体育教育五大支柱中的第一项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方面没有取得进步,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英格兰,随着体育课 (PL)的盛行,合格的体育教师和普通教师逐渐被体育教练取代。传统上,体育教练在英国仅负责课外体育活动,但如今,中小学体育课由非专业教师教授已屡见不鲜,据估计,学校中从事体育教学的教练人数高达10万 (Blair & Capel, 2013)。Carney和Howells (2008)警告说,聘用不具备教师资格的教练并非良策,然而,教练却一直用来取代教师,在没有合格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教授体育课 (Smith, 2013)。Blair和Capel (2013)质疑,为何体育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而英语、数学和科学课却不允许?这表明,与其他学科相比,体育课的专业价值并不相同。

学校短期聘用体育教练是提供“计划、准备和评估”(PPA)时间的一种常见选择。教师有权将 10% 的教学时间用于 PPA, 这通常相当于大约两个半小时 (<https://www.tesfaq.co.uk/ppa>)。

矛盾的是,在澳大利亚小学,为课堂教师提供课外时间反而促进了体育教师的聘用。例如,在昆士兰州,学校普遍选择聘请一名体育教师来实施体育课程,并为课堂教师提供120分钟的课外时间。

只需说明一点,英国政府鼓励校长们聘用体育教练,并为小学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提供了体育和运动专项拨款。

学生人数在17人或以上的公立小学可获得8000英镑,外加每位学生5英镑。例如,一所拥有300名学生的学校可获得9500英镑。这笔钱不足以聘请一名合格的教师,却足以聘请薪水低得多、资质也差得多的体育教练,因为“这笔额外拨款必须用于资助体育和运动课程的额外和可持续改进,以造福小学生”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e-and-sport-premium-conditions-of-grant-for-2015-to-2016/pe-and-sport-premium-conditions-of-grant-for-the-academic-year-2015-to-2016-for-local-authorities-and-maintained-schools>)。

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政府项目被用来取代学校的体育课程。学校利用“澳洲体育教育计划”(Aussie Sport education programme)来“为取消学校体育课辩护”(Moore, 1994,第26页;Tinning, 1994)。事实证明,这项政府资助的项目非但没有像最初倡导的那样提升学生的健康水平,反而对学校造成了损害。随后,Emmel指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提供的项目应该是“对现有课程的合理且受欢迎的补充,而不是替代”(2004,第17页)。Lynch (2016)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未来优化儿童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关键在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这种合作应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互动,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并创造资源。

然而,我们始终关注的是实施 QPE 并为此做好充分准备,而不是取代优质教育。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资助课后体育活动项目,即课外托管服务 (OSHCS)。这些项目包括:

- 建设一个健康、积极的澳大利亚 2005 年至 2008 年四年间投入 1.16 亿美元,用于促进小学生健康饮食和体育活动 (Howard, 2004 年,第 2 页)。
- 课后活动社区 2008-2014 年拨款 1.24 亿澳元,用于促进小学生健康饮食和体育活动 (https://www.budget.gov.au/2007-08/overview/html/overview_26.htm)。
- 体育学校计划 2015-2016年度投入1亿美元,用于在校前、校中和校外开展体育运动。小学放学后 (<https://www.sportingschools.gov.au/about>)。

“体育学校计划”为校内体育活动提供资金,这表明澳大利亚体育正逐步回归其传统模式,而这种模式已被证明对学校体育教育不利。林奇 (2005)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应向学校系统投入更多资金、时间和专业发展资源,以确保在校内成功开展体育教育。该研究认为,在探索其他健康促进途径之前,这应是优先事项,因为在学校开展愉快的体育教育是影响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参与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Sallis,Prochaska,Taylor,Hill 和 Geraci, 1999)。该研究的一项建议是:

联邦和州政府将一部分体育活动项目资金分配给教育系统,以确保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学习领域,特别是HPE课程大纲的实施,得到持续支持。这将要求教育系统将资金用于对学生长期健康最有益的方面,同时也将使校长对与HPE学习领域相关的决策负责。(Lynch, 2005,第267页)

体育专业教师的匮乏不仅存在于英格兰和新南威尔士州,也存在于世界许多地区,在这些地区,小学普通班的教师通常负责教授体育课。此外:

证据表明,教师供给不足,尤其是体育教师短缺;体育教师准备不足,尤其是在小学阶段 (但不限于此);部分体育教师态度消极,积极性低下。此外,全球范围内也普遍存在对体育教师培训质量、教学及教学资源、实践指导不足、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以及这些问题对学生学习体验的影响的担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年,第9页)

在澳大利亚,教师体育教育培训过去一直被描述为一般的体育活动课程:

准小学体育教育课程允许职前教师选择与行业或中学体育教育相关的普通体育选修课。虽然这些课程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了学习感兴趣领域的机会,是小学体育教育专家的理想人选,但遗憾的是,它们缺乏草案文件所强调的“适合小学生发展阶段”的性质。(Lynch, 2013,第9页)

因此,教师培养的传统结构似乎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研究表明,小学本身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早期体育体验,而中学体育专家的介入可能为时已晚,无法对大多数儿童的能力、认知和动机产生影响”(Kirk, 2005,第240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期发布了第三次全球学校体育调查报告 (2014),该报告支持了此前的研究结果和Kirk等人的观点。其中一项新发现是,“尽管各国通过立法或实践普遍承诺重视体育教育,但实际落实情况远未得到保障”(第7页),这表明体育课在全球范围内被边缘化。

2.2 澳大利亚小学

在澳大利亚,体育教育,尤其是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体育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澳大利亚学校的体育课程被认为处于危机之中 (Dinan-Thompson, 2009; Tinning、Kirk、Evans和Glover, 1994)。这种担忧促使澳大利亚参议院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对澳大利亚教育系统中的体育教育和运动状况展开调查。该调查于1992年5月7日启动,由一个专门成立的委员会负责评估、调查和报告体育教育的现状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委员会听取了51个人和团体的证词,并收到了来自各方利益相关者的219份意见书。委员会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并于1992年12月发布了调查报告 (Swabey、Carlson和Kirk, 1998)。参议院调查 (澳大利亚联邦, 1992年)的结果支持了私募股权专业人士内部关于危机的讨论。

具体而言,参议院调查发现,尽管人们一致支持体育教育,但澳大利亚学校提供合格体育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却在减少。问题主要出在资源和时间分配上,导致儿童的技能水平和体能急剧下降 (Tinning et al., 1994)。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没有聘用合格的体育教师来教授所有儿童体育和学校运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第xiv页)。

也没有规定小学教师毕业后必须获得体育或运动教育方面的认证或接受正规培训才能获得聘用 (Moore, 1994) 。

此外,小学方面还列出了与设施和资源相关的具体问题。
健康与体育教育是小学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政府, 2014;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然而,体育教育受到其他关键学习领域的挤压,导致体育教育资源分配减少 (Swabey等, 1998) 。“技能在学前和小学阶段得到发展”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第58页) ,因此,委员会建议应为小学体育课程分配更多资源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

另一个关键学习领域存在的问题是课堂教师对其重视程度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教师将体育课视为课堂活动的放松方式,而非儿童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Clarke, 2000; Medland & Taggart, 1993) 。“教师的教学理念常常受到其过往运动和体育活动经验的影响” (Morgan,Bourke & Thompson, 2001,第2页) 。对于许多非体育专业教师而言,他们之前的经验可能往往是负面的,并且他们会在教学中重蹈覆辙 (Downey, 1979; Morgan & Bourke, 2008) 。Hickey指出,“小学课程中的体育教育日益被贬低” (1992,第18页) 。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普通课堂教师无法提供有意义的体育课程造成的,因此,社区质疑课程中体育课的必要性。

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体育与休闲委员会 (ACHPER, 2011)的说法,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学校,特别是小学,确实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健康、体育和运动课程。”此外,时至今日,一些大学毕业生在完成教师学位时并未学习任何健康、体育和运动课程,却负责在学校实施这方面的教学 (Lynch, 2005,2013) 。这意味着,1992年参议院调查以及Morgan和Bourke (2008)的建议所带来的后续课程改革,即便有所改变,也可能只是流于表面。澳大利亚各地的小学零星聘用健康、体育和运动专科教师,人们常常质疑“谁在教健康、体育和运动,谁被认为有资格在学校教健康、体育和运动” (Dinan-Thompson, 2009,第48页) 。因此,25 年前参议院调查提出的建议似乎并没有被所有学校采纳。

2014年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 (AHKA)发布的《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卡》由一个由26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编写,这些研究人员来自12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该报告卡“综合了多项国家和州级调查的数据” (AHKA, 2014,第6页) 。这些调查均自2008年以来开展,涉及超过33,000名2至17岁的参与者 (男孩和女孩) 。2016年,第二版AHKA报告卡发布。报告卡显然侧重于体育活动 (PA)而非体育教育 (PE) ,这似乎也影响了所用文献的选择。为了进一步强调体育活动的广泛性,第二版报告卡明确采用了体能素养 (而非质量体育教育)作为重点。2014年和2016年AHKA报告卡对12项不同的指标进行字母等级评定 (表1) :

表 1. 字母等级类别	
→	澳大利亚在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中取得了成功 (81-100%)
B	澳大利亚在超过半数的儿童和青少年中取得了成功 (61-80%)
C	澳大利亚约有一半的儿童和青少年 (41-60%)取得了成功
D	澳大利亚在帮助部分儿童和青少年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率不到一半 (21%–40%) 。
F	澳大利亚在儿童和青少年比例极低 (0-20%)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
未完成 (INC)	现有证据不足以对该指标进行评级。

232.206]

与澳大利亚小学体育教学实施直接相关的指标和成绩
 2014年和2016年保持不变:

- 总体身体活动水平 (D一)
- 学校 基础设施、政策和课程设置 (B一)
- 学校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参与 (INC)

由于缺乏澳大利亚小学体育课和身体活动参与情况的相关数据,学校体育课和身体活动参与情况被评为“不完整”。小学在儿童健康和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 (Lynch, 2016)。因此,澳大利亚小学体育课或“身体活动”参与情况数据缺失,这一事实既令人担忧,也令人质疑。

AHKA的报告卡声称由于缺乏数据/研究,无法给出任何等级,但却忽略了校长们关于学校体育课的调查。更甚者,报告卡竟然使用未经同行评审、缺乏有效性和可靠性研究依据的博客等一般来源来验证体能素养的采纳情况。这种研究质量上的不一致削弱了报告卡编制过程中所体现的严谨性。这似乎受到了政府优先事项的影响。

Thorpe 解释说,“处于危机中的体育教育”是体育教育政治化的体现 (2003 年,第 147 页)。他警告说,存在“治理术”和“人们对负责教育管理的机构的信任度下降”的问题 (2003,第147页)。这不禁令人发问:“采用‘体能素养’(PL)一词是否另有图谋?”这是否就是治理术的一个例子?因为“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使用和推广‘体能素养’一词会有所帮助。目前关于体能素养的同行评审出版物非常少,而且没有一篇是基于数据的”(Lounsbery & McKenzie, 2015,第143-144页)。

体育教师 (无论是专职教师还是全科教师)都需要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涵盖所有方面,包括:运动与身体活动、个人健康、社会健康与社区健康。“事实上,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将健康与体育教育的各个方面整合到同一课程体系中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203页)。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的重点领域包括:心理健康促进、性与生殖健康、食品与营养、安全、药物滥用、尊重的人际关系、个人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身体活动与健身、游戏与运动以及水上运动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2012,第22页)。

一项关于 HPE 课程实施情况的研究表明,小学所有教师都需要接受专业发展培训,这是“全校”方法的一部分 (Lynch, 2015b)。

2.3. 新南威尔士州背景对全球受众的意义

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表示,“学生的健康与他们的学习息息相关,对学校来说也很重要”,并且“校长、教职员工、家长、卫生专业人员和学生在有效支持学生的健康需求方面都发挥着作用” (<https://www.schools.nsw.edu.au/studentsupport/studenthealth/>)。此外,摩根和伯克发现,体育课在“培养积极健康行为方面发挥着作用” (2008,第21页)。这一结论与幼儿和小学课程文件中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学习领域直接相关:

在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中,学生将获得知识、理解和技能,以帮助他们增强韧性,建立强大的自我意识,建立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健康和体育活动参与方面做出有益于健康的决定,并培养健康素养能力,从而提升自身和他人的健康和福祉。(ACARA, 2012,第2页)

此外,该部门明确将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 (PDHPE) 列为关键学习领域 (KLA),以此来支持和发展学生的健康,强调身心健康以及学业上的益处 (DEC, 2012, p. 3)。

具体到新南威尔士州,健康、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的实施一直受到诸多限制。“在小学阶段,包含HPE教学大纲中实践和理论两部分的PDHPE/HPE关键学习领域 (KLA)通常由普通班主任教授,而这些教师很少接受过体育方面的专门培训” (Curry, 2012,第17页)。这与十年前的文献相符,当时新南威尔士州的“研究表明,班主任缺乏教授HPE课程的资质,这主要是由于HPE教师培训不足,从而未能建立教师的信心” (Morgan & Bourke, 2005,第7页)。Webster在一篇以新南威尔士州小学教师对PDHPE的看法为重点的论文研究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Webster, 2001)。因此,有人认为新南威尔士州的小学,特别是“体育教育未能为儿童提供发展身体能力和进行体育锻炼的机会” (Morgan 等人, 2001 年,第 1 页)。

新南威尔士州小学普通班教师教授体育课面临的后续问题包括课时分配不足和缺乏宣传。Curry指出,体育课“规定应占课程时间的6%至10%,但这一比例很少能达到” (2012,第17页)。普通班教师对体育课的回避往往与其信心和能力不足有关,其中“教师的教学理念常常受到他们以往体育运动经验的影响” (Morgan等, 2001,第2页)。同样,“许多教师依赖于他们自己在学校的体育课经验,因此他们教授体育课反映的是他们的记忆,无论好坏,而不是在职前专业培训中获得的知识” (DEC, 2012,第19页)。

新南威尔士州审计长发布的题为《政府小学体育活动》(DEC, 2012)的绩效审计报告“审查了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厅 (DEC)对政府小学体育活动的管理情况,特别是其如何确保合规性” (DEC, 2012,第2页)。报告指出,“DEC已指示其下属学校每周至少提供两小时的计划性体育活动” (DEC, 2012,第2页)。报告还明确指出,DEC为所有教师提供关于基本运动技能和参与方式的指导。此外,DEC还推广“州长体育挑战赛和学校游泳计划”,并协助提供场地和体育器材 (DEC, 2012,第2页)。此次绩效审计包括计划、实地考察和报告撰写,但实地考察仅限于走访了13所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小学。

DEC 不负责监测学校的体育活动,这项工作由校长负责,这也凸显了校长作为本研究参与者的重要性。根据现有证据,审计长报告发现:

- 约30%的公立小学没有提供两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每周一次。
- 即使是那些提供两小时计划体育活动的学校,也未必能保证每周两小时的中等强度到高强度体育活动,因为计划时间通常包括前往场地、设置器材和等待轮换等时间。与一些其他州不同,纽约州环境保护部 (DEC)对计划体育活动的最低要求并未规定“中等强度到高强度”运动的最低时长。
- 学校和教师之间的体育活动指导质量参差不齐,许多小学生无法掌握参与各种体育活动所需的基本运动技能 (DEC, 2012 年,第 3 页)。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文件中使用的术语倾向于使用PA而非PE。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最近也支持了这一点,他们在2016年9月采用了该术语。

澳大利亚首创了涵盖幼儿园至十年级的体能素养发展连续体。如前所述,体能素养 (PL)与体育活动 (PA)相一致,而质量与体育教育 (QPE)则以学校体育教育为重点,旨在促进终身教育。

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明确表示,“承认并推广体能素养,认为它是一种可以应用于比体育、健康与体育教育或学校体育更广泛的领域的技能” (<https://hpeclic.wordpress.com/2016/09/01/the-nsw-physical-literacy-continuum-k-10/>)因此,他们特意采用了 PA (和体能素养)术语来指代学校,而不是 PE (和 QPE)。“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认识到,需要通过增强计划性体育活动的教育目的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机会质量” (<https://hpeclic.wordpress.com/2016/09/01/the-nsw-physical-literacy-continuum-k-10/>)。

鉴于新南威尔士州和英格兰在体育教师培训方面的相似性,人们不禁要质疑这些术语的选择,尤其要问的是,为什么它们强调的是计划体育活动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体育课本身?合格教师,特别是体育教师的作用,以及体育课在学校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似乎有所下降。

正如DEC所承认的那样,校长们“在健康与体育课程的成功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直接负责支持课程的开发、实施和监督”(Lynch, 2007b,第6页)。此外,Ardzejewska、McMaugh和Coutts进行的一项以校长为参与者的研究得出结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小学广泛支持和使用专业教师”(2010,第215页)。

因此,本研究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因为此前尚未有针对澳大利亚各州/领地政府小学(由普通教师负责体育教学)的大规模调查。此外,联合国2005年体育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优质体育战略》(2015年)均建议定期监测相关发展情况。

3. 方法论

3.1 研究设计

3.1.1 理论视角

本研究采用解释主义范式,因为教育领导力和校长(或称校长)的角色具有社会复杂性和建构性:“社会现实是由参与者在其社会环境中建构的”(Glesne, 1999,第5页)。参与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观点,因此,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

3.1.2. 参与者

这一理论框架使参与的校长们能够分享他们在各自学校中如何教授和学习体育课的经验,从而为实施提供宝贵的见解。我们选择了一个大规模的样本,以代表新南威尔士州各地区小学的典型情况。“我的学校”网站(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https://www.myschool.edu.au/>国家教育名录<https://www.education.net.au/>以及澳大利亚学校名录<https://www.australianschoolsdirectory.com.au/>

我们利用数据库获取了大量学校和校长(或称校长)的联系方式。我们向425位公立小学的校长(或称校长)发送了调查问卷,回收了73份(回收率为17.2%)。与之前在维多利亚州开展的研究相比,本次研究的回收率显著降低,该研究共发出369份调查问卷,回收了138份(回收率为37.4%)。

3.1.3 数据收集策略

运用解释性视角的前提是存在变化,因为这种视角描绘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Glesne, 1999),它强调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变化与发展(Sarantakos, 1998)。研究这些变化是预期的。

将揭示体育教育实施过程中的积极和消极结果。这一假设基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在“定性研究中,定性研究通常是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主要工具”(Merriam, 1998,第7页)。考虑到成本和时间因素,问卷调查是本研究人群最合适的方法(Kumar, 2005),因为研究人群的地理分布“分散在广阔的地理区域”(Kumar, 2005,第127页)。此外,由于校长(或称主任)的书面表达能力强,这种数据收集方法也最为合适。调查问卷附有预付邮资的回邮信封和一封说明信(Berg & Latin, 2004)。

通过这种解释主义范式,研究人员探索了已存在的意义(归纳研究),因此调查采用事后设计(Cohen,Manion 和 Morrison, 2007),并采用了混合方法。问卷包含开放式问题(定性问题),受访者“用自己的语言写下答案”(Kumar, 2005,第 132 页),使校长有机会“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获得更丰富的信息”(Kumar, 2005,第 135 页);以及封闭式问题(定量问题),受访者“勾选最能描述其答案的类别”(Kumar, 2005,第 132 页)。

事后设计的调查问卷中的开放式和封闭式问题反映了全球学校体育调查、参议院调查结果、摩根和伯克对职前教师准备的担忧以及 2012 年审计长报告中发现的问题。

这些问题具体涉及资源、时间和教师资质/培训:

- (1)贵校哪些教师负责健康与体育课(例如:普通教师、专业健康与体育教师、外包教师)? (教师资质/培训情况)
- (2)如果体育课/健康教育课外包,请详细说明外包内容以及授课人员的背景/资质(教师资质/培训和资源)。
- (3)您是否希望学校配备专业的健康/体育教师?是/否。
如果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教师资质/培训和资源)
- (4)如果你的学校有健康/体育专职教师,他们是否具备健康/体育方面的专业资格?
是/否(教师资格/培训)
- (5)贵校学生平均有多少时间参与体育课
每周?无/半小时/1小时/2小时/3小时或以上(时间)
- (6)在聘用员工时,您是否查看潜在员工的大学证书/毕业证书?
是/否(教师资格/培训)
- (7)您在聘用教师时是否会查看大学成绩单?是/否(教师
资格/培训)
- (8)作为校长,您认为开设一门使教师既能胜任普通课堂教师又能胜任健康/体育教师的课程是否有价值?否/也许/可能/是(教师资格/培训)
- (9)一份题为“小学教育学士(健康与体育教育)”的证书/证明书是否对您聘用员工有所帮助?否/也许/可能/是(教师
资格/培训)
- (10)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应具备哪些关键素质?(资源、时间和教学能力)
资格/培训)
- (11)关于HPE优质体验的问题,您还有其他补充细节吗?
儿童在校情况如何?(资源、时间和教师资质/培训)

3.1.4. 验证和伦理问题

本次调查开展前已获得两项伦理许可,分别是莫纳什大学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MUHREC)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教育与社区部的伦理许可。另有两项单独的批准文件。

232.206]

由73位小学校长分别填写。说明信中明确指出,填写问卷完全出于自愿,校长没有义务同意参与。此外,填写完毕后,将问卷放入已贴好邮票的回邮信封寄回,即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调查。

研究者在数据生成、数据解读、理论构建和数据呈现方面都力求做到公平公正。为了确保研究的可靠性,研究者定期开展同行评审,由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学术同事)对数据生成和分析过程进行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以讨论和校对详细研究报告的形式进行。

3.2 数据分析

开放式问题 (1、2、3、10 和 11)和封闭式问题 (3、4、5、6、7、8 和 9)的答案首先按新南威尔士州区域 (西部、里弗里纳、南海岸、中部、悉尼、猎人谷、北部和北海岸)分组,然后按学校规模 (小型 少于 100 人,中型 100-300 人,大型 300-600 人,超大型 超过 600 人)分组。开放式问题随后采用 Wellington (2000)简化的“定性数据分析恒定比较法”(图1)进行分析。每个区域在每个学校规模类别分析结束后进行交叉分析。重复相同的分析过程,使用 Wellington 的阶段 (图 1)分析新南威尔士州全州范围内的学校规模数据,然后描述该州的总体分析结果。

意义单元被形成、编码,并与其他相似单元进行分类。表2对此进行了说明。
一份已编码的开放式问题数据副本。

本次调查由来自不同类型小学的 73 位公立学校校长完成。接受调查的校长代表了新南威尔士州所有八个地区的学校,以及不同规模的学校 (表3)。

图 1. 理解定性数据的一般阶段
(Wellington, 2000 年,第 1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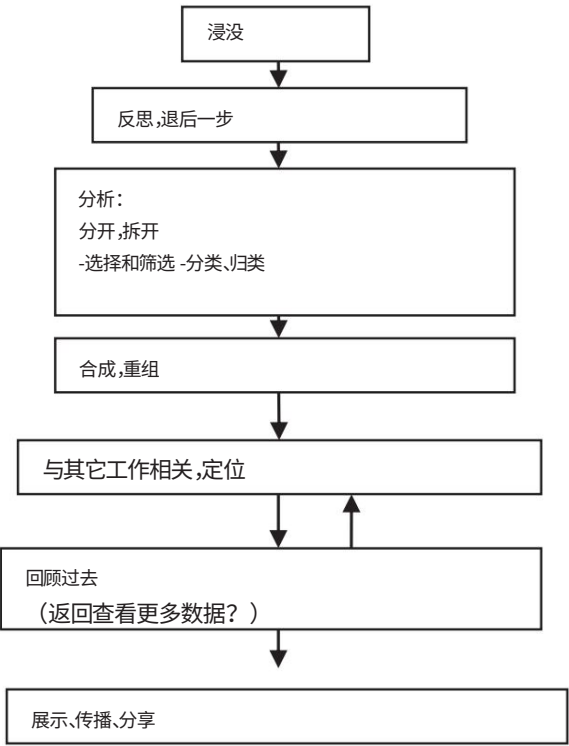


表2. 开放式问题数据编码 (问题1、2、3、10和11)	
校长的开放式回答	编码
11. 关于学校儿童高质量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体验的问题,您还有其他细节想要补充吗?	
大多数孩子都喜欢体育课 但教学质量 (即所教授的技能)却存在问题。	· 教师能力 · 儿童乐趣 · 基本动作技能

表3. 接受调查的学校校长所代表的新南威尔士州地区					
新南威尔士州地区	学校入学人数				
	小型学校 (少于100人)	中等 (100–300)	大型 (300–600)	非常大 (超过600)	全部的
西方	1	1	1	0	3
里弗里纳	2	4	1	0	7
南岸	2	4	4	1	11
中央	4	1	0	0	5
悉尼	1	5	13	7	26
猎人谷	1	2	5	0	8
北	1	2	1	0	4
北海岸	5	2	2	0	9
全部的	17	21	27	8	73

4. 研究结果的呈现

为了清晰起见,调查结果按照调查问卷中出现的顺序呈现。
研究结果被浓缩成文字段落,并在适当情况下使用图表 (柱状图)呈现数据。

(1)贵校哪些教师负责健康/体育课 (例如:课堂教师、专业健康/体育教师、外包教师) ?

在新南威尔士州公立学校,课堂教师通常全权负责健康与体育的实施,59 所学校的校长 (80.8%)只指定了他们的课堂教师。

第二常见的答案是“课堂教师和外包人员”,共有 10 人 (13.7%)。只有 4 位校长 (5.5%)表示他们聘请了健康/体育专家与课堂教师合作 (见图2)。

(2)如果HPE的业务是外包的,请详细说明外包内容以及外包人员的背景/资质。
参加这些课程的人?

50 位校长 (占 68.5%)未回答此问题。外包最多的体育活动是体操,提及 14 次 (占 19.2%) ;其次是舞蹈,提及 9 次 (占 12.3%) ;4 位校长 (占 5.5%)外包了专业教练 (涵盖高尔夫、网球、尊巴和体操) ;课后体育活动和澳式橄榄球各提及 2 次 (占 2.7%) ;板球、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运动和基本动作技能 (FMS) 各提及 1 次 (占 1.4%) 。外包健康相关活动仅提及 1 次 (占 1.4%) ,涉及女性健康护士 (见图3)。

图 2. 负责健康与体育教育的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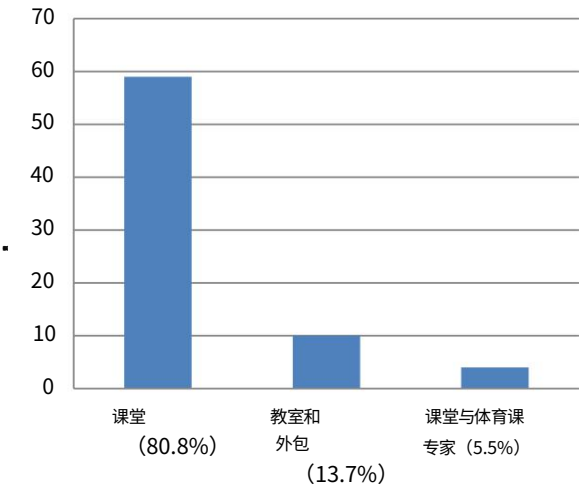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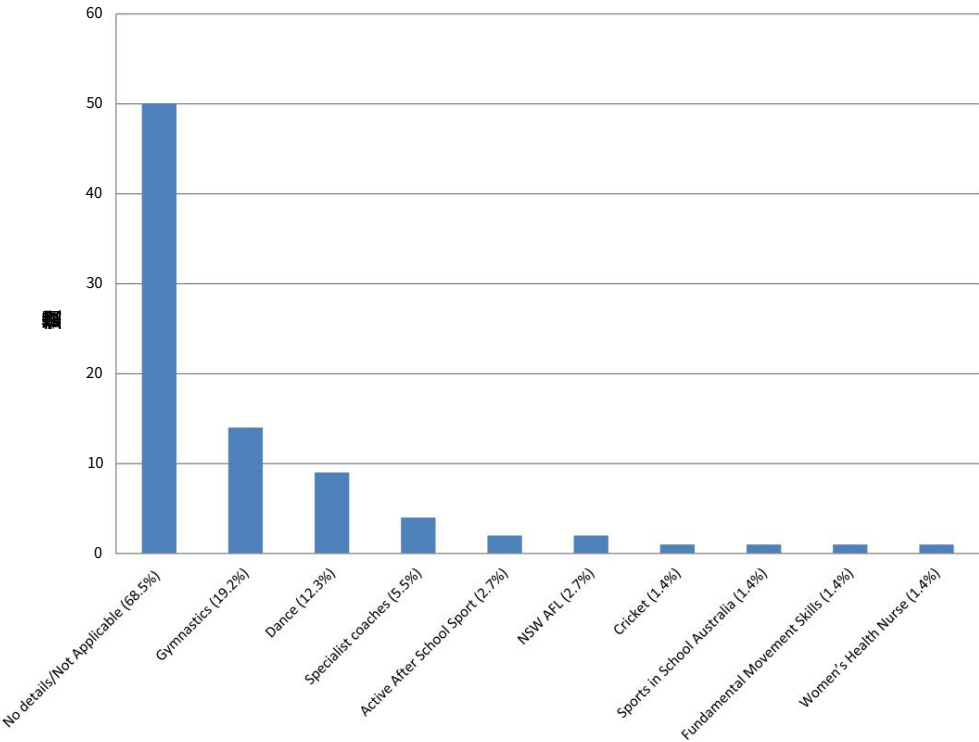


图 3. 健康与体育教育的外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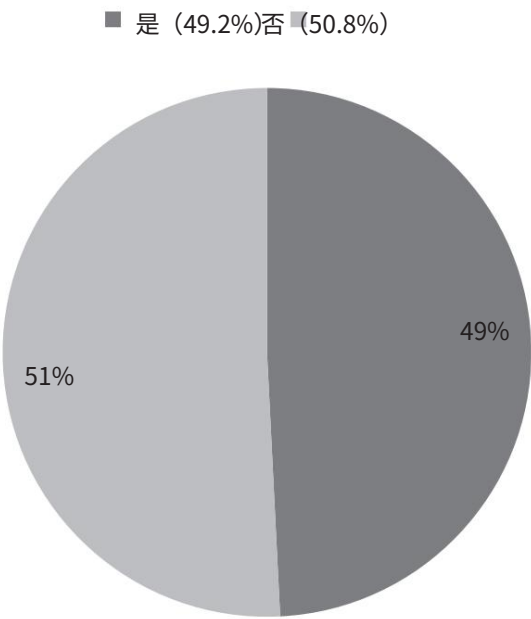
(3)您是否希望学校配备专业的体育教师？

有 10 位 (13.7%)校长选择不回答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校长中,31 位 (49.2%)表示 “是” ,32 位 (50.8%)表示 “否” (见图4) 。

评论摘要解释了原因

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学校 (学生人数少于100人)中,许多校长表示,由于学校地处乡村、偏远地区,聘请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专科教师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一位校长指出,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学校,聘请体育与健康教育专科教师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

图 4. 对专业 HPE 教师的偏好。



因此,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有一些评论不支持学校设立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专员,但这些评论数量很少。

许多评论都支持在小学设立体育教师。校长们表示,许多普通教师对实施体育课程中的体操、舞蹈等项目缺乏信心或适应性,导致学生回避这些项目。评论指出,体育教师的加入提高了体育课的质量。这得益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兴趣、持续规律的授课以及对学校体育活动的协调安排。此外,还有人提到,一些普通教师由于年龄较大无法承担体育课教学任务,体育教师的加入使其他教师能够从面授课程中解放出来,同时也降低了家长的课外辅导费用。

(4)如果你的学校有体育教育专科教师,他们是否具备体育教育方面的专业资格?

53 位校长 (占 72.6%)未提供任何细节,表明该问题不适用于他们的实际情况。在 20 份填写了此问题的调查问卷中,7 份 (占 35.0%)表示他们拥有合格的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 专业教师,13 份 (占 65.0%)表示没有 (见图5)。

(5)贵校学生每周平均有多少时间参与体育课?

所有校长都表示,他们的学校平均每周都有体育课。只有 3 所学校 (4.1%)平均每周体育课时长为 30 分钟。有 25 所学校 (34.3%)平均每周体育课时长为 60 分钟,40 所学校 (54.8%)平均每周体育课时长为 120 分钟,5 所学校 (6.8%)平均每周体育课时长至少为 3 小时或更长 (见图6)。

(6)在聘用员工时,您是否查看潜在员工的大学证书/毕业证书?

有 38 人 (53.5%)对这个问题回答“是”,33 人 (46.5%)回答“否”,2 人不愿回答 (见图7)。

图 5. HPE 专业教师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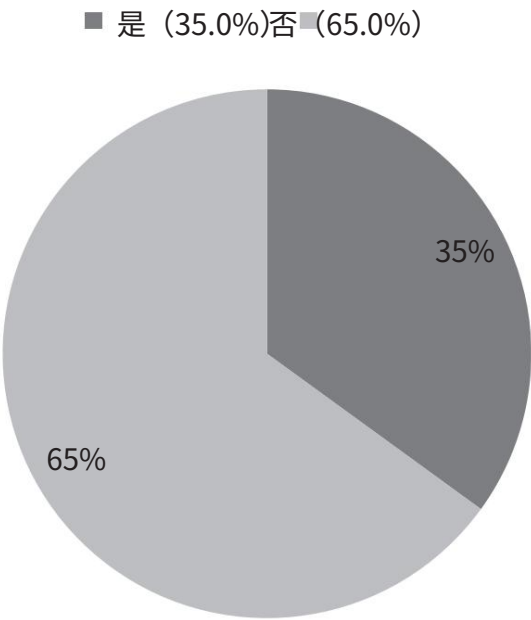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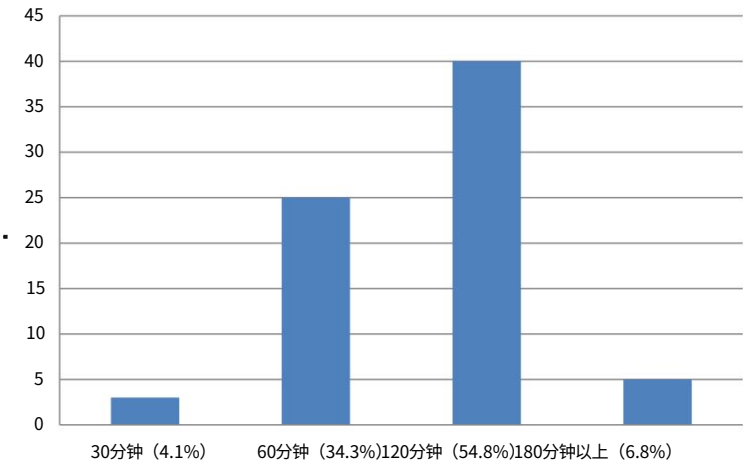


图 6. 每周 PE 参与度。



(7)聘用教师时,您是否会仔细查阅大学成绩单?

调查显示,61名 (84.7%)校长在聘用教师时不会查看大学成绩单,而11名 (15.3%)校长会查看。只有一份调查问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见图8) 。

(8)作为校长,您认为能够使教师成为通才课堂教师和体育教育专家的课程是否有价值?

图 7. 仔细研究潜在员工的测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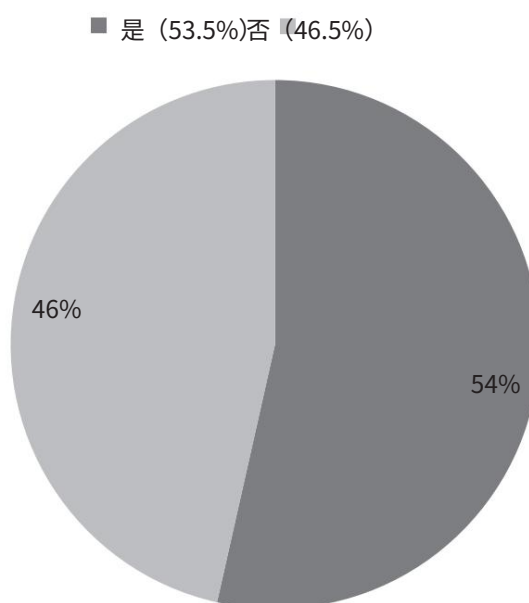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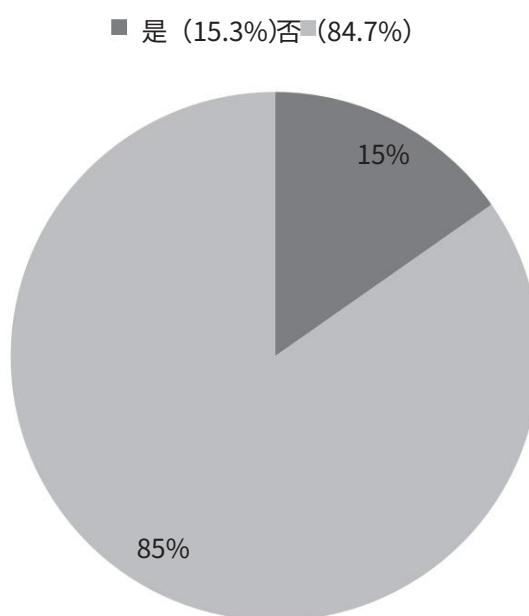


图 8. 浏览大学成绩单。



52名校长 (占71.3%)表示,开设一门能够使教师同时具备通才课堂教师和体育教育专家资格的课程将很有价值,其中24名校长 (占32.9%)表示“可能”,28名校长 (占38.4%)表示“是”。只有5名校长 (占6.8%)表示不同意,16名校长 (占21.9%)表示“也许”(见图9)。

(9)一份题为“小学教育学士(健康与体育教育)”的证书/证明书是否对您雇用员工有所帮助?

校长们对“小学教育学士(健康与体育教育)”学位证书的评价褒贬不一。15位校长 (20.5%)表示“否”,认为该学位对招聘员工没有帮助;29位校长 (39.7%)表示“也许”,17位校长 (23.3%)表示“可能”,12位校长 (16.5%)表示“是”(见图10)。

图 9. 具有 HPE 的通才教师课程的价值
专业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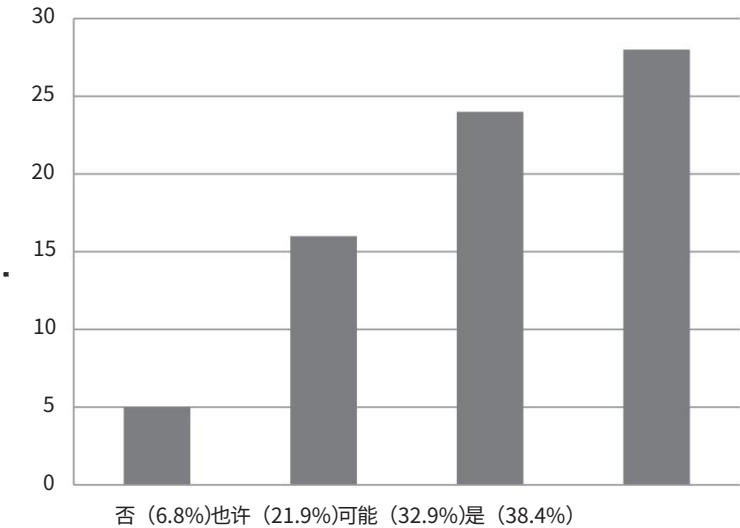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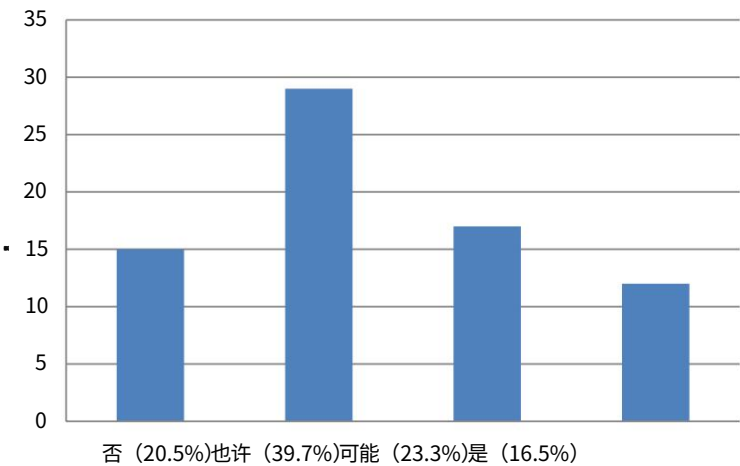


图 10. Testamur 包括 HPE 偏好。



(10) 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应具备哪些关键素质？

一名优秀的 HPE 教师的关键素质包括：他们拥有良好的学科知识（内容），并且了解如何通过符合发展规律的教学法进行最佳教学（方法）。他们具备优秀课堂教师的素质，例如：组织能力强、灵活、善于规划和评估。沟通和管理能力至关重要，他们对孩子的兴趣、包容性以及引导孩子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的的能力也同样重要。表4列出了校长们提到的所有特质。

(11) 关于HPE优质体验的问题，您还有其他补充细节吗？
学校里的孩子？

对此问题的回答已按学校规模列出：小型学校（少于 100 名学生）、中型学校（100-300 名学生）和大型/特大型学校（300 名以上学生）。规模较小的学校（学生人数少于100人），尤其是那些主要位于农村、偏远地区或边远地区的学校，都反映体育教师短缺的问题。校长们建议“在小型学校增设人员配备，聘请专职体育教师到各校授课”。一些参与者担心“新南威尔士州（不确定其他州的情况）的学校体育教师人数太少”。一些校长们表示……

表 4. 一名优秀的 HPE 教师的关键素质。

关键属性	校长 (负责人)提及
健康/体育学科知识和发展适当的教学法	54
规划/评估和灵活性 (有组织)	31
人际关系/沟通和管理技能	29
对孩子的热情/兴趣/兴趣	29
满足所有学习需求 (同理心和支持)	15
好老师/好课堂	15
激发学生兴趣,增添乐趣	10
引入多种体育活动	9
团队合作精神/团队合作/协作	5
专业技能 (HPE 专业培训)	5
运动/健身/耐力/活跃	4
激励	3
安全	3
身体能力 能够掌握所教授的技能	3
具备教授体育教育的经验	2
反思教学/学生成绩的能力	2
倡导和教授健康行为	2
人际关系	2
对学校生活的投入	2
健康生活的榜样	2
足智多谋,富有创造力	1
能够与所有儿童、教师和家庭相处	1
外表要符合角色形象 (如果不符合,那就行不通)。	1
勤奋/有干劲	1
健康和福祉的整体方法	1
体育教练资格	1

他们分享了在学校实施的综合课程,并认为这些课程很有帮助:“我们使用一个名为‘玩乐之道’的课程,并对其进行了调整,加入了基本运动技能(FMS)。这能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韧性。”校长们对课程中缺乏运动的担忧不仅限于他们所在的社区;“选择不参加运动或允许他们进行非有氧运动对我们的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在规模中等的学校(100-300名学生)中,校长们提倡在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的健康部分融入“情绪素养”的理念。一位校长建议教师可以提升自信心和能力:“与同样致力于健康生活方式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因为健康与体育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身体和社交技能以及价值观至关重要。”时间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课程安排过于紧凑,每周很难安排超过1小时的健康与体育教育时间。”有人建议利用学校提供的免费外包项目。“许多体育项目都在学校设有训练营。我们经常利用这些项目,并且取得了成功,例如橄榄球、联盟式橄榄球、澳式足球、无挡板篮球和板球。”一位校长还就小学教师的性别构成发表评论。“由于小学教师以女性为主,很多男生无法获得最好的体育锻炼机会。”

有人支持优先聘请优秀的课堂教师,然后再通过体育教学来补充这一优势。“我一直在寻找一位杰出的课堂教师,他不仅要具备卓越的读写能力/数学能力和社会科学知识,还要有敬业精神。但如果能找到一位能够组织、鼓励和推动体育运动项目的老师就更好了!他们首先必须是优秀的课堂教师。”这个问题在规模较小的学校中似乎更为突出;“因为我们学校规模小,所以我不可能只安排一个人负责体育教育/专业发展。他们首先必须是一位优秀的课堂教师。”

规模较大的学校 (300-600名学生)和规模非常大的学校 (超过600名学生)的校长们都提倡体育课;“健身和运动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合格的教师。”他们还表示:“我们学校制定了一项健身计划 (由 ‘健康生活’项目支持),因此所有教师 (幼儿园至六年级)都负责规划基础运动课程。体育运动 (三年级至六年级)则进一步提升了这些技能。”

然而,有评论指出,在澳大利亚乡村地区,体育课并非必要;“体育/体育课并不是重点。乡村学校的孩子都很活跃。”

会上再次有人支持优先培养优秀的课堂教师,然后再设立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专项;“完全同意,但我更希望小学教师能够主修体育与健康教育”。此外,“所有职前教师都需要接受这方面的强化培训”

在课堂教学和社会交往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即使在规模较大的学校,在师资配备和费用方面也存在与小型学校相同的问题;“我没有足够的人员配置灵活性来聘请一名专业的体育教师”。

有些学校重视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在我看来,HPE 不包括 ‘运动’,因为运动本身就占用了额外的时间”。而另一些学校则不幸地将 HPE 从课程中挤出去;“NAPLAN (全国读写算术能力评估计划)以及对读写算术的重视,分散了对其他关键学习领域 (如体育、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以及创意艺术)的关注 非常遗憾”。

还有一些评论提出了如何在学校社区优化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的建议:“高质量的儿童体验源于敬业的教师。专业发展/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教师需要引导其他可能热情较低的教师参与到对儿童有意义的活动中来。”此外,“当专业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教师能够支持课程并为课堂教师提供专业知识时,他们的作用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5. 讨论

收集到的数据表明,1992年澳大利亚参议院调查中确定的三大主要问题 资源、教师正规培训和时间分配 仍然令人担忧,这些问题也得到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球体育教育调查的国际支持。审计长报告 (DEC, 2012)对体育活动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查,其中也提到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将分别讨论小学健康、体育和教育实施中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

5.1 资源

数据中提及的资源分为两类:人力资源 (教师专业知识)和体育器材。新南威尔士州审计长报告 (DEC, 2012)认为体育器材 (及设施)的配备是优势领域。数据也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因为校长们并未将器材或设施视为实施体育课的障碍。在73位校长中,只有一位提到了资源 (体育器材),而这仅出现在第10题中;优秀体育教师的关键素质是“善于利用资源且富有创造力”。另一个表明资源 (体育器材)并非主要问题的指标是,在接受调查的73所学校中,只有20所学校 (27%)的校长将体育课外包。

数据表明,与健康、体育和体育 (HPE)专业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源存在问题。校长们反映,许多普通班教师对实施体育课程的某些方面缺乏信心或适应性,导致他们选择回避。这与过去20年的文献相符 (Curry, 2012; Griggs, 2012; Hardman, 2008a, 2008b; Lynch, 2015c)。

232.206]

2016; Morgan & Bourke, 2005,2008; Morgan 等, 2001; Webster, 2001)以及审计长报告的最新调查结果均表明,“不同学校和教师的体育活动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许多小学生无法掌握参与各种体育活动所需的基本运动技能”(DEC, 2012,第3页)。此外,报告还提到,一些全科教师由于年龄较大而无法开展体育课。人力资源与教师的正规培训密切相关,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讨论。

5.2 教师的正规培训

教师教育(包括初始教师培训)、教师供给和发展被列为政策制定者在促进高质量体育教育方面的首要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5)。数据显示,教师的资质和体育教师的培养一直是国际(Griggs, 2012; Hardman, 2008a, 2008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和国内(Curry, 2012; DEC, 2012; Knijnik & Curry, 2014; Lynch, 2007a, 2015a; Morgan & Bourke, 2008)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报告指出,“合格的体育教师未能被聘用,为所有儿童提供体育教育和学校运动课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第xiv页)。此外,仅有15%的校长表示会查看大学成绩单,这表明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尚未将体育或运动教育方面的资格认证或正规培训作为小学教师就业的必要条件(Moore, 1994)。新南威尔士州仅有四位校长(5.5%)聘用了小学体育专科教师,远低于邻近的维多利亚州。在维多利亚州接受调查的138所学校中,有72.5%的学校配备了体育专科教师。然而,有52位校长(71.3%)表示,开设一门能够使教师同时具备普通课堂教师和体育专科教师资格的课程将非常有价值。这一发现与 Ardzejewska、McMaugh 和 Coutts 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也使用了校长参与者,结果表明“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小学广泛支持和专业教师”(2010年,第215页)。

国内外文献均对课堂教师实施的体育教学质量提出质疑(Curry, 2012; Hardman, 2008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一位校长评论道:“新南威尔士州公立学校从未考虑过聘请体育专科教师,因此也不可能。”似乎正因如此,与维多利亚州相比,新南威尔士州校长中希望聘请体育专科教师的人数较少。在新南威尔士州,约有一半的校长表示“是”,他们希望学校配备体育专科教师。而在维多利亚州,138份有效问卷中有120份(88.2%)表示“是”,他们希望学校配备体育专科教师。

一些评论建议所有教师都应接受健康、体育和体育(HPE)方面的培训。“所有职前教师都需要接受这方面的强化培训这在课堂教学和社会层面都有积极作用”,以及“健康、体育和体育方面的专家太少了”。一位校长写道:“我们需要更多合格的教师”,另一位校长则提出了更深入的思考:“如果小学普通课程的教师能够主修健康、体育和体育,我会非常高兴”。共有54条评论提到,健康、体育和体育学科知识以及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是优秀教师的关键素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15条评论提到,“优秀的教师/课堂教师”是优秀健康、体育和体育教师的关键素质。

这一发现支持了相关文献的观点,即身体活动能够通过“游戏”提高儿童的兴趣,而“游戏”是小学低年级阶段一种重要的学习形式。游戏与体育课中基于价值观的学习和交流密切相关;它是一种“极其有益的活动,儿童在互动中学习,并接受和运用自身文化群体的规则和价值观”(Arthur et al., 2015, pp. 99-100)。

没有任何一位校长(或负责人)提及要用体育教练取代体育课教师,也没有人提出要降低小学体育课的教育价值和所需专业知识。校长(或负责人)的这些评论支持所有小学教师在课程文件中接受专业发展培训,以实现“全校”的体育教育。

(Lynch, 2015b) 。这种对校长信念的深入了解至关重要,因为研究发现学校领导力对于体育教育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Lynch, 2005, 2015b ; Morgan & Hansen, 2007) ,而且不容低估 (Rainer,Cropley,Jarvis & Griffiths, 2012) 。

这与 Lynch (2005)的研究建议一致,该研究建议政府拨出 PA 项目资金,以确保继续支持 HPE 课程的实施。

收集到的数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优质体育教育的定义相符,强调学校体育教育对于实现终身健康和福祉的重要性。这需要合格且准备充分的教师。尽管许多国家校长对体育教育的支持力度不足 (Barroso et al., 2005; Hardman & Marshall, 2005, 2009) ,但新南威尔士州回收的调查问卷似乎并非如此,这与之前在维多利亚州进行的调查结果一致 (Lynch, 2015a) 。

校长对体育课的支持表明,体育教练在校外开展的体育素养教育旨在补充而非取代学校的体育课 (Emmel, 2004; Lynch, 2016) 。然而,正如英国的情况一样,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似乎将所有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体育素养教育和体育教练身上,而不是小学和高等教育中体育素养教育的发展。自2004年以来,政府已拨款3.4亿澳元用于体育教练,而用于高等教育和教师培训 (包括体育教师培训)的资金却被削减 (Lynch, 201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education-budget-report-card-f-for-fail-41746>) 。

运用诠释性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Glesne, 1999) ,其中重点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Sarantakos, 1998) 。然而,过去25年的研究建议并未落实到位,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优质教育战略的第一支柱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 被忽视了。

TEMAG报告提出的建议 “高等教育机构应为所有小学职前教师配备至少一门学科的专业方向” (2014年,第十五页) 得到了校长们的支持,他们认为配备体育专科教师可以提高教学质量。这体现在教师的专业知识、兴趣、定期授课以及全校范围内体育教育和运动活动的协调安排上。在小学教师教育课程中开设体育专科确实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结构性重大改革,但正如过去五年世界各地院校所发展的那样,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具体而言,“新南威尔士州学校的体育教师数量严重不足 (其他州的情况尚不清楚)” 。正如文献所述,许多国家的情况与新南威尔士州类似,教师培养似乎未能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尤其是儿童的健康和福祉需求。“研究表明,小学本身无法提供高质量的早期体育体验,而中学体育专家的介入可能为时已晚,无法对大多数儿童的能力、认知和动机产生影响” (Kirk, 2005,第240页) 。因此,亟需国际社会关注所有教师接受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培训,使其在体育教学方面充满信心和有能力,尤其是在体育方面。

5.3 时间分配

1992 年,分配给 HPE 关键学习领域的时间被认为是一个主要问题,随后导致儿童的技能水平和身体素质急剧下降 (Tinning 等人, 1994 年) 。

此外,审计长报告指出,约有30%的学校未能提供每周两小时的体育活动建议 (DEC, 2012) 。然而,数据显示,分配给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学习领域的时间并非主要问题。95.8%的校长 (负责人)仅分配体育课时间 (不包括单独的个人、社交和心理活动时间) 。

232.206]

社区健康课程和其他体育活动)每周至少有一小时;54.8%的人每周两小时,6.8%的人每周三小时或以上。

收集到的数据表明,1992年参议院调查中确定的三大主要问题,如今在新南威尔士州仍然存在。我们以严谨的视角审视了数据,以调查1992年参议院调查中确定的三大主要问题、摩根和伯克 (2008)的研究结果,以及审计长关于更广泛地调查体育活动的报告 (DEC, 2012)。然而,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成果。数据显示,三大主要问题中的两个 资源和时间分配 已得到显著改善。这与维多利亚州校长们的调查结果一致。已完成的调查和收到的评论表明,校长们支持学校的优质体育教育 (QPE)。体育课的平均参与度非常乐观 (问题5),只有4.1%的学校每周体育课时不足一小时。

校长们对QPE的大力支持引发了人们对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何采用“体能素养”(PL)这一标签的质疑。PL对学校体育课的价值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强调的是PA (体育活动),而非QPE,而PA通常由体育教练而非合格教师来教授。此外,此类项目往往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 (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它们会导致体育课程被忽视。20世纪90年代初的“澳大利亚体育教育计划”(Aussie Sport education programme)就证明了这一点,该计划被一些学校用来“为取消学校体育课辩护”。

(Moore, 1994年,第26页;Tinning, 1994年)。

6. 结论

本研究旨在对一个严重依赖普通教师在小学实施体育教育的地区进行大规模研究项目。普通教师的实施模式代表了许多国家体育教育的现状 (Hardman, 2008a, 2008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在这些国家,体育教育的提供被认为“远未得到保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7页)。具体而言,本研究调查了1992年参议院体育教育调查报告、Morgan和Bourke (2008)以及全球趋势 (例如教师准备和资格不足) (Hardman, 2008a, 2008b;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中指出的问题,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是否仍然存在。这项大规模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存在。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为澳大利亚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评估报告卡 (AHKA Physical Activity Report Card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提供了证据,使其能够对“学校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参与”指标进行评分,并补充了维多利亚州先前研究的数据 (Lynch, 2015a)。此外,小学校长 (或称校长)的看法有助于加深对这一全球性重大问题的理解,并为其指明方向。

数据显示,校长们重视并支持小学的优质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是一种有计划、循序渐进、包容性的学习体验,是幼儿、小学和中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和运动的基础。通过体育课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的学习体验应符合他们的发展阶段,以帮助他们获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心理运动技能、认知理解能力以及社交和情感技能。(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015年,第9页)

他们认为体育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由训练有素、专业素养高的教师来教授,这些教师能够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也就是说,需要具备学科知识、了解如何提供符合学生发展阶段且循序渐进的体育体验的合格教师。校长们重视体育,并建议应该……

鉴于体育教育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常常被边缘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4），体育教育的重要性被赋予了悖论。体育教育设备（和设施）以及时间分配似乎并未引起重视。

摩根和伯克（2008）提出的与体育教育专业知识和教师正规培训相关的人力资源问题，以及第二和第三次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哈德曼，2008a；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的支持，仍然是一个公认的问题。多年来，文献对新南威尔士州小学体育教育的质量提出了质疑，校长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参与者表示，许多全科教师对实施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课程的某些方面缺乏信心或适应性，因此导致他们回避相关教学活动。摩根和伯克（2008）建议在职前培训中采用相关策略，以增加所有课堂教师掌握专业知识和进行专业发展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优质体育教育战略》（2015）将“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列为首要任务。

HPE 在历史上不得不克服许多障碍，这些障碍阻碍了实施和课程发展（Brooker & Penney，2009；Lynch，2014,2016；Stolz，2009）。

当今最大的障碍似乎是所有教师的资格和准备情况。

体育教育的实施。这是采用推荐的“全校参与”课程实施方法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Lynch，2015b）。如果像澳大利亚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卡这样的实证研究想要提高整体体育活动水平（澳大利亚的总体体育活动水平为D级，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儿童和青少年达到该水平，即21%至40%），那么就必须优先考虑学校体育教育的质量，而这需要以教师的正规培训和资质为基础。

建议在小学通识教育学位课程中提供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体育专业课程，为儿童的全面发展提供整体指导。目前，世界各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和苏格兰）都在推行此类课程，一些国家在过去五年中还开设了相关课程。虽然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拉筹伯大学和南昆士兰大学）也开设了此类课程，但截至本文发布时，新南威尔士州尚未开设此类课程。此类课程旨在落实1992年参议院调查的结论和建议，特别是聘用具备相应资质的体育教师为所有儿童教授体育课和学校体育运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

本研究结果支持 Morgan 和 Bourke（2008）、Lynch（2005）、1992 年参议院调查（澳大利亚联邦，1992 年）以及国家 QPE 战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5 年）中的地方、国家和全球建议。

所有这些都涉及对教师和优质教育的长期投资。这就需要倡导以“学校体育教育”为重点的、促进终身福祉的优质体育教育。然而，数据显示，在新南威尔士州以及英国，索普所说的“治理术”即“人们对负责教育管理的机构的信任度下降”（2003，第147页）正在发生。这导致大量资金被用于其他替代方案，而不是高等教育和教师培养，而后者才是学校优质体育教育的框架。

因此，有证据表明，新南威尔士州校长们希望学校发展的方向恰恰相反。体育教育质量（QPE）正被体能素养所取代，学校体育课（PE）正被通常在校外进行的体育活动（PA）所取代，而合格的教师正被体育教练所取代。由此，学校在体育教育质量、教师专业技能和教师职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被贬低。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体育课的劣势学科地位（Hardman，2008a）将永远存在。

因此，小学低年级阶段是否需要合格的教育者来促进通过身体层面和“游戏”进行学习也受到了质疑，并且其价值被贬低了（澳大利亚政府，2014）。

历史表明,上一次发生类似情况时,澳大利亚体育教育计划被学校用来“为取消学校体育课辩护”(Moore, 1994,第26页;Tinning, 1994)。校长们的反馈强烈表明,不要放弃教师,要在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尤其是在他们的初始教师教育(教师培训)阶段,为他们提供支持,并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支持他们,使他们成为优秀的课堂教师和出色的体育教师。虽然文献和收集到的数据承认,政府的体育项目可以补充和加强学校的优质体育教育(Emmel, 2004; Lynch, 2016),但为了所有孩子都能获得终身受益的体育教育,政府应该在教练员培训项目和教师教育方面采取平衡的资金投入方式。

调查显示,许多校长都支持为职前教师提供成为全科课堂教师并专攻体育的机会,而新南威尔士州也迫切需要这样的机会。

这样的课程能够帮助那些热爱体育、尤其希望教授小学阶段儿童体育的教师,使他们能够在学校自信且胜任地教授体育课。该课程将帮助职前教师培养合适的教学方法,并对体育和健康有全面的理解。因此,职前教师能够充分准备好在学校教授体育课并领导该学科的教学工作。本研究结果表明,这项建议具有全球意义。

致谢
作者谨此感谢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教育和社区部(DEC)在本次研究期间提供的支持。

资金
作者并未获得任何直接的研究经费。

作者详情
蒂莫西·林奇1
电子邮件: tim.lynch@modschools.org dtjlynch@gmail.com
ORCID ID: <http://orcid.org/0000-0002-7096-541X>
格雷戈里·J·苏库普 Sr.2
电子邮箱: soukup@uiwtx.edu
英国国防部英国驻文莱部队第一犀鸟学校,文莱塞里亚BFPO 11。

2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圣道大学运动机能学系。

引用信息
引用本文:小学体育(PE):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 Timothy Lynch & Gregory J. Soukup Sr., Cogent Education (2017) , 4:1348925。

封面图片
来源:作者。

参考
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2014)。运动就足够了吗? 2014年澳大利亚儿童健康运动报告卡: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情况。检索自https://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siteassets/documents/ahka_reportcard_longform_web.pdf
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2016)。体能素养:我们孩子们拥有所有必要的工具吗?2016年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摘自https://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siteassets/documents/ahka-2016-long_form-report-card.pdf
Ardzejewska, K., McMaugh, A., & Coutts, P. (2010)。小学课程的实施:新南威尔士州学科专家教师和通才教师的使用。教育研究问题,20,203–219。

Arthur, L.,Beecher, B.,Death, E.,Dockett, S. 和 Farmer, S. (2015)。幼儿教育机构的规划与设计(第6版)。南墨尔本: Cengage Learning。

体育教育协会。(2015)。健康立场
论文。图片来自https://www.afpe.org.uk/images/stories/afPE_Health_Position_Paper_Web_Version.pdf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政府。(2016)。行动
关于提升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公立小学体育教师教学能力的试点项目研究报告。检索自https://www.education.act.gov.au/_data/assets/pdf_file/0004/980572/20160901-160201-HWI-Teacher-Capacity-for-PE-Report-FA.pdf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教育和
休闲娱乐。(2011)。ACHPER支持 AFL 关于加强小学体育教育和运动的声明。
摘自https://www.achper.org.au/_files/f/27583/ACHPER%20Media%20Release%2027%2005%2011.pdf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管理局。
(2012)。澳大利亚课程草案:健康与体育教育。检索自<https://www.acara.edu.au/hpe.html>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管理局。
(2016)。澳大利亚课程健康与体育教育。检索自<https://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rationale>

澳大利亚政府。(2014)。澳大利亚课程审查:最终报告。检索自https://docs.education.gov.au/system/files/doc/other/review_of_the_国家课程最终报告.pdf

巴罗佐,C.,麦卡勒姆-戈麦斯,C.,霍尔舍尔,D.,凯尔德,S.,& Murray, N. (2005)。德克萨斯州体育教育专家自我报告的高质量体育教育障碍。
学校健康杂志,75,313-319。
<https://doi.org/10.1111/josh.2005.75.issue-8>

Berg, K. 和 Latin, W. (2004)。研究方法要义
健康、体育、运动科学和休闲
(第2版)。费城,宾夕法尼亚州: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出版社。
布莱尔,R.和卡佩尔,S. (2013)。谁应该教体育课程和课外时间的教育?在S.

Capel 和 M. Whitehead (编),《体育教育辩论》(第171-187页)。阿宾顿:Routledge 出版社。

Branta, C., Haubenstricker, J., & Seefeldt, V. (1984)。J.L童和青少年时期运动技能的年龄变化。运动与体育科学评论,12,467-520。

Brooker, R. 和 Penney, D. (2009)。在教师话语中定位课程改革。载于 M. Dinan-Thompson (编),健康

体育教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面临的问题 (第 60-79 页) 。南墨尔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社。

Caldecott, S., Warburton, P. 和 Waring, M. (2006)。一项调查
在英国,小学和初中体育教师培训所花费的时间。《英国体育教学杂志》,37,
45-48。

Carney, P., & Howells, K. (2008)。小学体育教育专家。体育教育事务, 3,3-5。

克拉克,D. (2000) 。拯救我们的灵魂免于前滚翻 :一项
本文调查了小学教育学士学生对在K-6年级背景下教授个人发展、健康与体
育 (PDHPE)的认知和效能水平。论文发表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
墨尔本。

Cohen, L., Manion, L., & Morrison, K. (2007)。教育研究方法 (第6版)。
米尔顿帕克 :Routledge出版社。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体育运动
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 :参议院印刷局。

Corbin, C. (2016)。体能素养对研究和实践的影响 :评论。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87,
14-27。

<https://doi.org/10.1080/02701367.2016.1124722>
Curry, C. (2012)。为什么公立小学需要专业的体育教师。ACHPER Active & Healthy
Magazine, 19, 17-19。
儿童、学校和家庭部。 (2008 年)。
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 为0至5岁儿童的学习、发展和保育设定标准。诺丁汉 :
作者。

教育与社区部。 (2012)。新南威尔士州审计长绩效审计报告 :公立小学体育活动。悉尼 :
新南威尔士州审计署。

Dinan-Thompson, M. (2009)。健康与体育教育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课程设置问题。南墨尔本 :牛津大学出版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分社。

Downey, J. (1979)。体育教育中的训练
非专业小学教师。《体育教育公报》,15,5-10。

Emmel, J. (2004)。国家执行主任的重新任命。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51,17。

Espenschade, A., & Eckert, H. (1980)。运动发展 (第2版) 。悉尼 :Merrill。

Frost, J. (1992)。游戏与游戏环境。纽约州奥尔巴尼 :Delmar 出版社。

Glesne, C. (1999)。成为质性研究者 :入门指南。悉尼 :Addison Wesley
Longman 出版社。
Griggs, G. (编) 。 (2012) 。小学体育教育导论。伦敦 :Routledge出版社。

Hardman, K. (2008a)。学校体育教育 :全球视角。运动机能学,40,5-28。

Hardman, K. (2008b)。学校体育教育现状 :欧洲视角。人类运动, 9,5-18。

Hardman, K. 和 Marshall, J. (2005)。体育教育
欧洲背景下的学校 :宪章原则、承诺和实施现实。载于 K. Green 和 K. Hardman
(编), 《体育教育 :基本问题》(第 39-64 页) 。

伦敦 :Sage出版社。
<https://doi.org/10.4135/9781446215876>
Hardman, K. 和 Marshall, J. (2009)。全球体育教育现状及进展情况更新。检索
自<https://www.icsspe.org/sites/default/files/Ken%20>

Hardman和Joe Marshall-更新
关于20%20the%20state%20and%20status%20of%20
全球体育教育.pdf

希基,C. (1992) 。维多利亚州小学体育教育
学校 :对当前情况的审查。ACHPER国家期刊,138,18-23。

霍华德,J. (2004) 。建设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启动仪式的
演讲稿。检索自www.pm.gov.au/news/speeches/speech961.html

国际健康、体育教育理事会
休闲、体育和舞蹈。 (2016)。iCHPER -SD 大洋洲区域任务。检索自[https://
www.ichpersd-oceania.org/](https://www.ichpersd-oceania.org/)

Keay, J. 和 Spence, J. (2012)。解决培训和
小学体育教育的发展需求。在G.
格里格斯 (编), 小学体育教育导论
(第 179-194 页) 。伦敦 :劳特利奇出版社。
Kirk, D. (2005)。体育教育、青少年运动和终身参与 :早期学习经验的重要性。欧洲体育
教育评论,11,239-255。

<https://doi.org/10.1177/1356336X05056649>
Knijnik, J., & Curry, C. (2014)。我知道体育很重要,但我对教授体育没有信心 :澳大利亚小学
职前教师对体育教学的感受和想法。国际体育研究杂志, 4,289-296。

Kumar, R. (2005)。研究方法论 (第2版) 。Frenchs出版社
森林 :培生教育集团。

Lounsbery, M. 和 McKenzie, T. (2015)。身体读写能力和
体育锻炼 :玫瑰的另一种名字。《运动与健康科学杂志》, 4,139-144。

<https://doi.org/10.1016/j.jsbs.2015.02.002>
Lynch, T. (2005)。对学校应对措施的评估
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及政策发展在布里斯班三
所天主教小学中的引入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
大利亚。

摘自[https://researchbank.acu.edu.au/
论文/128/](https://researchbank.acu.edu.au/论文/128/)
Lynch, T. (2007a)。自1992年参议院对体育教育进行调查以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对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 (BCE)三所小学学校应对措施的评估。澳大利亚健康
与体育教育和休闲委员会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54 ,16-23。
Lynch, T. (2007b)。健康与体育教师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 (BCE) 小学校长应该寻找什么?天主
主教学校研究杂志,79,3-10。

Lynch, T. (2013)。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小学教师 :补充讨论。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 (ACHPER)《积极健康》杂志, 2010-12
年。

Lynch, T. (2014)。澳大利亚课程改革 II :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欧洲体育教育评
论,20, 508-524。doi:10.1177/1356336X14535166

Lynch, T. (2015a)。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在小学实施。《国际教育研究杂志》,70,88-100。doi : 10.1016/j.

ijer.2015.02.003
Lynch, T. (2015b)。体育教师如何
成为一名健康与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与社会》,22,355-376。doi :
10.1080/1357332
2.2015.1030383

Lynch, T. (2015c)。教师教育体育 :
探索混合空间。《Cogent Education》,第2期,文章编号:1027085。doi :
10.1080/2331186X.2015.1027085

Lynch, T. (2015d)。堪培拉大学中学教育学士 (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审查与发展报
告。检索自[https://docs.](https://docs.wixstatic.com/ugd/842c5e_4373534d67884955917834b54eea7aef.pdf)

[wixstatic.com/ugd/842c5e_4373534d67884955917834b
54eea7aef.pdf](https://docs.wixstatic.com/ugd/842c5e_4373534d67884955917834b54eea7aef.pdf)

Lynch, 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doi:10.1007/978-3-319-31667-3

Lynch, T. and Soukup, GJ (2016)。“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Cogent Education》, 3,文章编号:1217820,doi :10.1080/233118

6X.2016.1217820

McKenzie, T. and Lounsbury, M. (2016)„体能素养与玫瑰:莎士比亚会怎么说?《体育活动计划联盟关于体育活动与健康的评价》,

2(1). 摘自https://www.physicalactivityplan.org/
评论/麦肯齐.html

Medland, A. and Taggart, A. (1993)„健康相关体能干预的实施:两所小学的案例研究.论文发表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西澳大利亚州弗里曼特尔。

Merriam, S. (1998)„定性研究与案例研究
教育应用:根据教育案例研究修订和扩展.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Jossey-Bass。

Moore, D. (1994).体育和身体面临的挑战
学校教育. 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1, 23–28。
Morgan, P., & Bourke, S. (2005)„对职前教师和小学教师对体育教学信心和体育教师教育的看法进行调查. 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52, 7-13 。

Morgan, P. and Bourke, S. (2008)„非专业教师
教授体育的信心:个人学校体育经历的性质和影响.体育教育与运动教学法, 13(1),1-29。

https://doi.org/10.1080/17408980701345550

Morgan, P., Bourke, S. and Thompson, K. (2001)„个人学校体育教育经历对非专业教师体育教育态度和信念的影响.论文发表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年会,弗里曼特尔。

Morgan, P., & Hansen, V. (2007).改进小学体育教育的建议:课堂教师的视角。《教育研究杂志》,101,99-108 。

https://doi.org/10.3200/JOER.101.2.99-112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2014)„定义:体能素养、体育活动、体育教育和学校体育.检索自https://www.sports.det.nsw.edu.au/

spguide/activities/policy_support/Docs/definitions.pdf

Rainer, P., Cropley, B., Jarvis, S. and Griffiths, R. (2012) 。

政策与实践:小学校长在提供高质量体育教育和学校体育运动方面面临的挑战。体育教育与

体育教育学,17,429–446。
https://doi.org/10.1080/17408989.2011.603125

Richards, R. (2016)„体能素养与运动.检索自https://
www.clearinghouseforsport.gov.au/knowledge_
基础/运动参与/社区参与/
体能素养与运动

Sallis, J., Prochaska, J., Taylor, W., Hill, J. and Geraci, J. (1999)„
全国 4 至 12 年级男孩和女孩身体活动的相关因素.健康心理学,18,410-415 。

https://doi.org/10.1037/0278-6133.18.4.410

Sarantakos, S. (1998)„社会研究.南亚拉:澳大利亚麦克米伦教育出版社。

https://doi.org/10.1007/978-1-349-14884-4

Smith, A. (2013)„小学体育教育和运动教练:来自英格兰西北部学校体育合作关系研究的证据.体育、教育与社会,20,872–888 。

Stolz, S. (2009).体育教育与国家课程.专业教育者, 8,44-47。

Swabey, K., Carlson, T., & Kirk, D. (1998).体育教育
定义.论文发表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 (AARE)会议,阿德莱德。

教师教育部长咨询小组。(2014)„立即行动:培养课堂就绪的教师.检索自https://
www.studentsfirst.gov.au/
教师教育部长咨询小组

Thorpe, S. (2003).体育教育中的危机话语与
米歇尔·福柯的笑声。《体育、教育与社会》
8, 131–151。

https://doi.org/10.1080/13573320309253

Tinning, R. (1994).体育教育运动:凤凰涅槃、昙花一现还是走向衰亡?提交给
ACHPER/ 的论文
SPARC 体育教育与运动:界面会议,弗里曼特尔,西澳大利亚州。

Tinning, R., Kirk, D., Evans, J., & Glover, S. (1994).学校体育教育:意义
危机.变革教育, 1,13-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检索自https://
unesdoc.unesco.org/
images/0022/002293/229335e.pdf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组织。(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检索自https://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3/002311/231101E.pdf

Webster, P. (2001).教师对 K-6 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关键学习领域中体育教育的看法 (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

伍伦贡:伍伦贡大学。
Wellington, J. (2000) 教育研究:当代问题和实践方法.伦敦:Continuum出版
社。
Whitehead, M. (2010).生命历程中的身体素质.伦敦:Routledge。



© 2017 作者。本文为开放获取文章,遵循知识共享署名 (CC-BY) 4.0 许可协议发布。

您可以自由地:

分享 以任何媒介或格式复制和重新分发材料

改编 对素材进行重新混音、改造和创作,用于任何目的,甚至商业用途。

只要你遵守许可条款,许可方就不能撤销这些自由。

根据以下条款:

署名 您必须给予适当的署名,提供指向许可协议的链接,并说明是否进行了修改。

您可以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进行,但不得以任何暗示许可方认可您或您的使用的方式进行。

无其他限制

您不得使用任何法律条款或技术措施来限制他人行使许可允许的任何权利。

Cogent Education (ISSN:2331-186X)由 Cogent OA 出版,Cogent OA 是 Taylor & Francis Group 的一部分。

使用 Cogent OA 进行出版可确保:

- 文章发表后,所有人都可立即访问您的文章。
- 通过 Cogent OA 网站以及 Taylor & Francis Online,可获得极高的曝光度和可发现性。
- 文章的下载和引用统计数据
- 快速在线发布
- 向专家编辑和编辑委员会征求意见并与其进行对话
- 保留文章的完整版权
- 保证您的文章得到永久保存
- 为发展中国家的作者提供折扣和豁免

请将您的稿件提交至Cogent OA期刊,网址为www.CogentOA.com

